

老毛头系列故事集之一

老毛头奇遇记

——一位高级工程师退休生活中的离奇经历
LAOMAOTOU QIYU JI

胡露桂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ISBN 978-7-5367-4258-1



9 787536 742581 >

定价:25.00元

老毛头系列故事集之一

老毛头奇遇记

——一位高级工程师退休生活中的离奇经历

胡鼎祥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毛头奇遇记 / 胡鼎祥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 - 7 - 5367 - 4258 - 1

I. 老… II. 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7953 号

责任编辑	郑卫东 扎西多吉
装帧设计	岳 南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650032)
邮 箱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省农垦印刷包装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数	0001 - 1200 册
定 价	25.0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5367 - 4258 - 1/I · 844

主要人物表

- 叶宜凡 本书主人公，绰号“老毛头”，退休高级工程师
- 沈氏 老毛头之发妻，已退休
- 明珠 太湖龙宫里的蚌壳精，随云霞陪嫁到滇池龙宫
- 云霞 太湖龙王的三公主，曾下嫁敖勳为妻
- 敖坤夫妇 太湖龙王与王后
- 愚修 太湖龙宫里的乌龟精，左丞相，专司宫内事务
- 智行 太湖龙宫里的乌龟精，右丞相，专司宫外事务，曾任太湖龙宫西征部队军师
- 颐珠 太湖龙宫里的蚌壳精，专职侍奉老毛头
- 巧珠 太湖龙宫里的蚌壳精，建议老毛头将“神机妙算”用于彩票选号而中得大奖
- 敖广 东海龙王
- 敖钦 南海龙王
- 敖闰 西海龙王
- 敖顺 北海龙王，曾任太湖龙宫西征部队主帅
- 太白金星 天庭神仙，曾为太湖和滇池两家龙宫联姻作媒
- 横行 太湖龙宫里的螃蟹精，兵马大元帅，曾任太湖龙宫西征部队副帅
- 阿勇 太湖龙宫里的鲟鱼精，提督，曾任太湖龙宫西征部队先锋

- 阿高、阿俊 太湖龙宫里的鲤鱼精，总兵
- 阿重 太湖龙宫里的鳝鱼精，力士
- 阿亮、阿贵 太湖龙宫里的乌龟精，专门负责龙宫电气化的电工
- 阿蛋、阿泰 太湖龙宫里的鳖精，专门负责龙宫电气化的机修工
- 老大 太湖龙宫里的乌龟精，船夫
- 阿二 太湖龙宫里的虾精，船夫
- 阿奇 太湖龙宫里的鳖精，统领，曾任太湖龙宫西征部队侦察兵
- 阿旺 太湖龙宫里的虾精，曾任太湖龙宫西征部队侦察兵
- 敖罕夫妇 滇池龙王与王后
- 敖勳 滇池龙王的三太子，云霞的丈夫
- 勳赤 滇池龙宫的螃蟹精，兵马元帅

目 录

- 第一回 觅信使草海大堤 (1)
- 第二回 盼解救公主现身 (13)
- 第三回 携信物千里传书 (22)
- 第四回 下太湖面见龙王 (30)
- 第五回 龙廷内共商大计 (40)
- 第六回 告御状龙君上天 (49)
- 第七回 水晶宫女精调情 (60)
- 第八回 筹资金破解谜团 (70)
- 第九回 话亲情渴求知音 (80)
- 第十回 买彩票喜中大奖 (90)
- 第十一回 蚌壳女初试云雨 (106)
- 第十二回 电气化龙宫欢腾 (117)
- 第十三回 总动员组团西征 (128)
- 第十四回 入新居女精学厨 (137)
- 第十五回 众精灵热闹春城 (150)
- 第十六回 下滇池兴师问罪 (163)
- 第十七回 救公主班师回朝 (180)
- 第十八回 有缘人难成眷属 (207)

第一回 觅信使草海大堤

二月的春城昆明，阳光明媚，晴空万里。气候虽然有些干燥，但是舒适宜人，随处可见绽放的鲜花，空气里也似乎洋溢着一种迷人而又欢愉的芬芳。

说起昆明来，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25度的低纬度和将近1900米的海拔高度，形成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从而获得了“四季如春”的美誉，“春城”由此得名。其实，昆明的气候并不完全如春天一般，四季照样分明。夏日可以游泳不少天，冬天也会偶而下场雪，给人们带来短暂的喜悦。幸亏如此，要是真的终年生活在一个季节里，人生不晓得有多乏味呢！但春城昆明确是一处最适宜避暑和越冬的理想的大都市。

昆明虽是一个美丽的好地方，但她的低湿度干燥空气弄伤了人们的皮肤，并在人们的鼻腔内造就了大量鼻屎渣，因而挖鼻孔者众多；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又把人们晒得一个个黑不溜秋的，尤其让晒成黑炭团似的女人们痛心疾首。不过由此却也促成了美容业的红火，美白补水之类的化妆品甚是畅销。

闲话少说，却说这一天下午，风刮得不大，睡过午觉后的老毛头感到心情十分舒畅，就想着出去溜达溜达。他先邀约老伴一起外出，谁知老伴不想出去，宁愿在家待着。于是老毛头走到穿衣镜前，习惯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把细齿小梳子，对着镜子认真仔细地梳理了稀稀疏疏的头发，又用梳子蘸了点水着力地把右后脑勺上翘起来的那一小撮短毛捋了下去，再将眼镜扶扶正，看看镜子里的形象还算过得去，随后又把皮鞋擦了几下，这才跟老伴说了一声，拿着那只不锈钢茶杯下得楼来。

老毛头姓叶名宜凡，绰号“老毛头”，几年前已从一家国有企

业退休。虽说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毕业于名牌大学，且具有高级技术职称，但退休金不高。为此，他办过微型企业、经过商，当过顾问，凭着自己的技术时有一些“外快”进账，生活还算过得去。为了过得更潇洒些，他还下定决心考得了小型汽车“C1”驾驶执照，并买了一辆车。凭着这辆车，他和老年车友们结伴自驾车游了不少山山水水，甚至把车开到了国外，着实过足了车瘾。

却说老毛头打开车库坐进车里发动了汽车，在暖机的那一刻他绕车一周查看了一遍，顺便用脚踢踢四个轮子后便出发了。

一会儿，老毛头已经把车开到了滇池路上。这是一辆珍珠白的吉利美日优利欧三厢轿车，价格不贵，配置一般。1.3 升排量的发动机，稍为宽敞的车内空间，电动车窗，电动后视镜，中控门锁，空调以及动力转向装置，这一切成为老毛头购买这款车的理由。但毕竟是低档车，各种毛病不少，尤其是车厢里弥漫着的生油味挥之不去的问题，始终都修不好，让人奈何不得；甚至出现过排档杆的球接头内遗留了一个螺丝钉的故障，致使换挡非常困难，差点出大问题，直到好几个月后才被发现取出。不过，老毛头认为当年花五万多元也只能买到这样的车了，总算看上去还过得去，能代个步办点事就行了。

轿车轻快地往海埂方向驶去，听着车轮在柏油路面上发出均匀的沙沙声，老毛头觉得真是一件赏心悦耳的事情。一忽儿功夫，车子已开到“西贡码头”丁字路口。老毛头向右转去，但见一幢幢别墅洋楼从车窗外掠过，草海大堤已近在眼前。老毛头把车停放在观景路左侧的一块空地上，便下得车来，戴上遮阳帽，缓缓地登上草海大堤。

草海大堤是昆明的重要防洪设施之一。因是防洪大堤，自然要比路面等平地高出好多。大堤由北向南，全长 2400 米左右，平均宽约 10 米，临草海一边是一排低矮的围墙，另一边砌了一条条石凳，供游人休憩。堤面约有 2 万 4 千平米，上面铺满了七彩瓷砖，并镶嵌出许多十二生肖的图案来。每年冬季来临，当成千上万只红

嘴鸥从北方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来越冬时，人们纷纷来这里喂食和观赏红嘴鸥，使其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老毛头走近围墙，极目远眺西山，“睡美人”仿佛就在眼前。近观草海，清风拂过，宽阔的水面上波光粼粼，湖光山色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草海对岸，高海高速公路似长虫般时断时续地蜿蜒在西山脚下。向南望去，一条登山索道上吊挂着几十只“小桶”般的缆车，正在七上八下地来回运送着游客。

此时的草海大堤已是热闹异常，但见成群的红嘴鸥绕着投食的孩子上下翻飞，一会儿朝上窜去，一会儿向下俯冲，表演着空中叼食的高超技巧。这些小精灵们有的降落在围墙上，有的漂浮在水面上，嘎嘎嘎地叫个不停。年轻的情侣们租了双人自行车在堤面上来回骑行。还有一家人租了四轮脚踏车在蹬着观景的。一些人在放风筝，不少人或坐或站，更多的人在悠闲地散步。

老毛头把风景欣赏够了，也开始加入到散步者的行列中，朝南边缓缓走去。老毛头散步有些与众不同，他采取前进和倒走的交替步法，即一会儿朝前走一段路，一会儿又转过身来倒退着走一节路。老毛头就这样悠闲地在大堤上散着步。忽然，就在他又一次转过身来时，离他不远处的一位女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她看上去三十左右，身穿一袭深紫色的长裙，黑色的镶边把她的雪白肌肤映衬得分外醒目，轻盈的步姿把凹凸起伏的身段显现得淋漓尽致。围绕在脖颈上的乳白色丝巾把一头黝黑的披肩秀发烘托得光滑清亮，这一切如同磁石一般吸引着周围人们的眼球。老毛头注视她的那一刻也接触到了她的眼光，他仿佛被电点了一下似的心头一颤，朦朦胧胧觉得似乎在什么场合见到过这种眼神，那种绝对温柔、略带忧郁而又深邃的眼神。

老毛头转过身去，他有点纳闷，寻思着到底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碰到过这种眼神。他想起在几天前的某个梦里，他似乎见过这种眼神。不过由于是梦，所以没有在意，不料今天会再次见到。他一边走一边揣摩着那位女子的眼神，突然产生一种想再看看那眼神的

冲动。于是他靠近围墙假装休息一下，侧过头去看那女子，却发现她好像是跟着他似的也停靠在不远处的围墙旁正眺望着西山。

为了弄清楚那女子是否真的在跟着自己，老毛头决定继续朝南走去。他不再转身也不敢回头。为了缓解心中的不安，他边走边从衣袋里掏出一些南瓜子嗑着，吐出的瓜子壳撮在手里也不敢丢入路边的垃圾箱里。终于到达大堤尽头，老毛头向左下到观景路上，再回头看时，却不见了那紫衣女子的踪影，瞬间一种强烈的失落感油然而生。

老毛头回到家后一直心神不宁，那女子无限忧郁的眼神不断地在脑海里徘徊。这一夜他睡得很不踏实。

第二天下午，老毛头再次驱车来到观景路上，让汽车挂上一档以最慢速度挨着草海大堤行驶，一双眼睛搜索着堤上的一切，就这样来回跑了两趟，他期望见到的目标——那紫衣女子始终没有出现。

老毛头有点沮丧地回到家里，以后几天的情况也是一样。他索性不再去了。他想，兴许那女子不过是一位过路游客，在昆明稍作停留而已，说不定此时此刻早已远在几千里外的异国他乡了。

一晃半个多月过去，已是阳春三月时光。那天下午，老毛头开车路过观景路，他下意识地用最低档傍着草海大堤缓缓地行驶。突然，他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个身影在晃动，那个飘逸的渴盼已久的紫色身影。他有点激动，于是猛踩了几下油门连续换挡加速前进，但见那身影愈来愈近。可是就在他会车时转移视线的一刹那功夫再看堤上时，紫色身影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老毛头赶忙停车，他闭上眼睛甩了几下头，睁大眼睛看看前面又望望后面，不见紫色身影，他怀疑刚才见到的那一幕是不是自己的幻觉。他有点不甘心，决心再试着找找看，于是他又沿着观景路开车跑了几个来回，只见那紫色身影忽远忽近，若隐若现，时有时无。这样折腾了大约两个小时后，老毛头感到十分疲惫，尽管他仍不甘心，但也只得作罢。他想，也许自己真的是老眼昏花产生了幻

觉，可为什么头脑又如此清醒呢？他无法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复。

又过了几天，老毛头再次来到观景路上，他把车停在路边的一处空地上。他没有下车，而是随着放倒的驾驶座位躺了下去。他摘掉了眼镜闭目养神，静静地什么也不去想。不知不觉中他打了个盹，待他醒来睁眼一看，顿时惊得他目瞪口呆，没想到这些天来时萦绕在心头的那位紫衣女子竟然就坐在旁边的副驾驶位上，正注视着他。

老毛头以为是在梦中，张口结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那女子见他醒来，对他微微笑着，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老毛头赶紧升起座位靠背，闭上眼睛甩了几下头，又揉揉眼睛让自己清醒过来。当他正准备开口时，只见那女子用左手食指抵在红唇上示意他不要作声。他们就那样定定地互相对视着。

那紫衣女子微启朱唇先打破沉默：“真对不起！让先生受惊了。我本不该用这种方式同先生见面的，可又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实在是对不起，请先生多多包涵。”

老毛头定了定神，认为这女子虽然话语怪异，却似乎没有加害和戏弄自己之意，于是连声道：“没什么没什么。只是……姑娘是什么人，又怎么会进到我的车子里来的，我怎么一点也没察觉到？”

“我不是什么‘人’，确切地说不是你们人世间的‘人’。至于我是怎么进来的并不重要，再说先生睡得很沉，怎会觉察得了。”

听到这位陌生女子说出如此有悖常理的话，老毛头笑道：“姑娘别开玩笑。难道你是神灵鬼怪不成？”

只见那女子收起笑容，正色道：“不瞒先生说，我真是神灵鬼怪！”

老毛头听后本想哈哈大笑，可是看着这个女子那种认真的表情，于是也认真地道：“姑娘，我年纪大了，你可别吓唬我。”

谁知那女子依旧一副认真的样子，道：“实话告诉先生，我真的是水中的精灵。”

“水中的精灵？莫非是滇池里的蚌壳精？”

“对！我确实是滇池水下龙宫里的蚌壳精。”

“你说什么！滇池水下还有龙宫？”

“没错，滇池龙宫。”

老毛头闻言先是一头雾水一脸茫然，随后再也忍不住地笑了起来。不管怎么说，这样的话的确太令人生疑了。换句话说，简直就是胡言乱语。

那紫衣女子继续道：“先生不会相信，这滇池水下确有滇池龙宫，滇池龙王一家就住在龙宫里。其实江河湖海每处都有一位龙王镇守，他们都有各自的龙宫，只是大小豪阔不一。”

“龙宫一说，我在古人的小说里曾读到过，但现代人却从未听说有谁去过见过。再说，如今人间科学技术发达，人们一般都不相信水下会有龙宫之类建筑，更不相信水下龙宫里还住着神仙精灵，只不过有些鱼虾蟹蚌、龟鳖螺螄、海狮海豹之类的动物和水生植物而已。莫不是姑娘有心逗我玩吧。”

“这也难怪，因为龙宫不是凡人的肉眼看得见的，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进得去的。请问先生，您是否听说过柳毅此人？”

“听说过。过去曾读过一本书叫《柳毅传书》，讲的就是古时候他下洞庭湖龙宫送信救人的事。”

“那就好。说明人间曾流传过这样的故事。”

“可古人柳毅是否确有其人，是否真的下过龙宫却无从考证也无法考证。”

“嗯……先生所言极是。如若请先生亲身体会来考证此事，不知先生可有此胆量否？”

“呃……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在我们人类看来，水底是个黑暗的非常恐怖的世界，随着深度增加而增大的水压、可怕的暗流、吸人的旋涡、吃人的鱼类……等等等等，让人望而生畏望而却步，若非专门人员根本连想都不敢想。”

“我们水底世界确实如先生所说的那样，但在龙宫内却是十分

平静而又安详的，另是一番景象。”

“那姑娘是怎么上下龙宫的？”

“对我们来说，当然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我们生来就生活在水里，熟门熟路，又不会被水呛着淹着；现在又已修炼成精，根本不怕有什么东西会来侵害我们。”

“可是我们人类就得考虑这一切，不敢轻易跳进水里去玩命，终得考虑其后果。”

“如果保证先生确无危险，不知先生敢不敢下去尝试一番？”

“如果这样，也未尝不可。只是……”

“只是怎么样下去，又如何平安地上来，对吧？”

“嗯……对！”

“说了这么多的话，还不知先生尊姓大名，何方人士？”

“敝姓叶，名宜凡，绰号老毛头，祖籍江苏无锡，如今定居昆明。敢问姑娘芳名？”

“先生叫我明珠好了。先生祖籍无锡，想必对太湖一定十分熟悉？”

“谈不上十分熟悉，略知一二罢了。”

“先生现在定居昆明，不知是否还常去无锡？”

“双亲在上海去世后，遵嘱将二老合葬于故土无锡石埠山湖景公墓。每年清明时节，我等兄弟姐妹必相聚沪上去无锡扫墓。”

“如此说来，先生与我虽非同类却是同乡。”

听到这女子说和自己是同乡，虽然还是很怀疑，不过老毛头顿觉亲近了不少，也消除了些许的戒心。

“幸甚幸甚。”他一边微笑着说，一边将自己的疑问合盘托出，“不过姑娘，你我素昧平生，为何会出现在我这里，又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以这种方式和我面谈不可？”

“表面上看，你我确实素不相识，但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观察着许多人，包括先生您在内。”

“哦？那姑娘所说的‘我们’指的是谁？”

“等一下我再作解释。此时此刻先生一定在猜测我到底是什么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为什么要来找您？”

老毛头使劲地点点头。

“从现在起我还是称先生为相公要来得顺口些。实话对相公说吧，我乃太湖里修行了六百余年的蚌壳精，蒙太湖龙宫的王后娘娘厚爱，将我收为贴身侍女。三百多年前龙三公主出生后，我就一直侍奉公主。一百零八年前，三公主下嫁滇池龙王家的三太子时，我也陪嫁来到了滇池龙宫。”

“原来如此。太湖龙宫的三公主嫁给滇池龙宫的三太子，这可是一桩门当户对的美满婚姻哦！可让人羡慕了。”

“相公有所不知，这桩婚姻在外人看来十分美满，实际上却是一场灾难。”

“此话怎讲？”

“说来话长，一言难尽啊！”只见那女子眉头蹙蹙，忧郁的眼睛望着远方的西山缓缓述说着她们的不幸，“说起我家三公主，那可是才貌双全，不仅容貌姣美，而且才华出众，又文静又善良，活脱脱的一位仙女，真是人见人爱，龙王和娘娘也将她视为掌上明珠。只因一百五十多年前，太湖龙王去天庭赴宴，在王母娘娘的蟠桃会上喝得酩酊大醉，竟稀里糊涂与滇池龙王结下姻亲，将我家三公主许配给了他家三太子。事后我家龙王懊悔不迭。”

“龙凤相配门当户对，有什么不好呢？”

“相公听我慢慢道来。我家三公主长大成人后，龙王夫妇就开始考虑她的婚姻大事，许多龙家子弟，也包括滇池三太子放勳在内纷纷上门求亲。经过调查了解，得知这个放勳劣迹斑斑，与我家公主根本就不相配。”

“你家龙王既然知道，为何还要结亲？真是糊涂。不过事后可以退婚的呀！”

“可是结亲之事是当着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和众多神仙的面定下来的，又是太白金星做的媒，却是悔婚不得的。”

“那就没有办法了。”

“我家三公主极为孝顺，她不想让父母为难，只好答应了这桩婚事。但从此她完全变了一个人，终日寡言少语，愁眉不展再无欢颜，龙宫上下也仿佛蒙上了一层阴云。成婚那天，滇池龙王率领迎亲队伍腾云驾雾浩浩荡荡来到太湖，众神仙在天兵天将的簇拥下也都来凑热闹。我家三公主虽然极不情愿也只得嫁了过来。洞房之夜，她行过婚礼就早早关上新房之门独自和衣而卧。任凭喝得醉醺醺的敬勳敲门她就是不开，以后也始终未与敬勳同房。为此敬勳十分恼怒。”

“这个敬勳是个什么样的人呐？”

这句看似平常的话语不想却引起了明珠的剧烈反应。她的眼睛随着头低垂了下来，脸色因激动而显得绯红，洁白的牙齿使劲地咬着嘴唇，把嘴唇都咬出血来了。压抑在胸中的委屈和愤恨，使她的整个身子都颤栗起来。

过了一会儿，明珠的心情终于平息下来，恢复了原有的神态，可眼神里的幽怨却没有减少一分。她接着道：“那敬勳相貌丑陋，才疏学浅，性情暴戾，举止粗野，自幼被滇池龙王夫妇宠坏，无法无天，谁都管不了他。他还经常与那些乌七八糟的麻蛇精、螺蛳精在一起鬼混，甚至有几次企图非礼于我。对手下则动辄打骂，连我家公主也受尽了他的百般凌辱。”

“这个敬勳真不是个东西，公主嫁给他真是鲜花插在牛屎上了。”老毛头开始为三公主打抱不平，“真是岂有此理！太湖龙王是否知道三公主的处境？”

“婚后第三年，我曾陪公主回过一次娘家，公主向父母哭诉过。之后，太湖龙王又亲自送公主返回这里，并同滇池龙王一起训斥过敬勳。但敬勳禀性难改，过后依然我行我素，对公主反而看管得更严。那时候，我们还能在空中自由来去。后来玉帝几次下谕，称人间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空中有许多飞行器飞来飞去，无线电波之类看不见的东西充斥宇宙，监控着每个旮旯角落，告诫我们不得

随便上天，以免遇到麻烦。从此我们便与太湖龙宫断了音信。”

“如此说来，你家公主现在仍在滇池龙宫。”

“正是。”

“我明白姑娘找我的用意了，你是想找一位像柳毅那样的人帮助你们回到太湖龙宫去。”

“对。”

“既然空中不能行走，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借道人间回太湖呢？”

“从未想过，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我的意思是，你们是否想过乘坐人间的交通工具，譬如坐火车回太湖去？”

“相公有所不知，别看我现在人模人样的，其实我们根本不晓得你们人类是怎么过日子的，更谈不上去坐什么火车了。这么远的路要是一旦搞错了，连个窝都找不到。”

窝，她竟然用“窝”来称呼自己的生息之地，老毛头不禁一丝莞尔。不过眼下可不是笑的时候，于是他正色道：“这倒也是。眼下你家公主可好？”

“岂能好得了！这百余年来，我家公主已被放劫折磨得形容憔悴，骨瘦如柴，一身病痛，精神上几近崩溃。在此万般无奈之下，我们才想起不妨效仿洞庭湖三公主三姑，到人间去寻觅一位像柳毅那样的好心人，托他为我们传书太湖，让我家龙王速来救救公主。”

“听姑娘这么一说，你家公主的境遇委实凄惨。人间一直羡慕神仙过的日子好，却料想不到神仙家里照样也有不少烦心事。有一件事不明白，姑娘怎么会选中我呢？”

“这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物色像柳毅那样的好心人，可惜没有成功。有的人说路途遥远，盘缠不菲，要我们先拿出来，并趁机索要大量财宝；有的人胆小怕事，避之惟恐不及；有的则根本不信，认定我在痴人说梦话……总之，各色人等俱有，就是找不到一位行侠仗义之人。”